

晋中方言中词的重叠现象分析

——以寿阳话为例

王 雅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晋中方言属于晋语并州片，其词的重叠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本文以寿阳话为代表，系统考察量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语法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发现寿阳话量词重叠的“一AA”式存在歧义，需借助副词“都”才能表达周遍义；动词重叠本身隐含短时少量义，“少”等状语起叠加强化作用；名词重叠极其丰富，主要属于构词层面的派生重叠，不表亲昵或小称；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反而减弱程度，与普通话形成反差。与普通话相比，寿阳话重叠总体上“不表小量”，这一特征在晋方言中具有类型学价值。

关键词

晋中方言，寿阳话，重叠现象，语法意义，句法功能

Analysis of Word Reduplication Phenomena in Jinzhong Dialect

—A Case Study of Shouyang Dialect

Ya W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7, 2026; accepted: July 17,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e Jinzho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Bingzhou sub-group of the Jin dialect family, and its word reduplication phenomena exhibit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akes the Shouyang dialect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reduplication forms,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classifiers, verbs, nouns, and adjectiv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yi + AA” pattern of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in the Shouyang dialect is ambiguous and requires the adverb dou (‘all’) to express a distributive meaning. Verb reduplication inherently implies a brief or small quantity, with adverbial modifiers such as shao (‘a little’) serving to reinforce this meaning. Noun reduplication is extremely rich but mainly belongs to derivational reduplication at the word-formation level, expressing neither endearment nor diminutive meaning. Monosyllabic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contrary to Mandarin, weakens the degree of intensity. Compared with Mandarin, Shouyang dialect reduplication generally does not express small quantity, a feature that holds typological value within the Jin dialect group.

Keywords

Jinzhong Dialect, Shouyang Dialect, Reduplication Phenomena, Grammatical Meaning, Syntactic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重叠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语言手段，既可涉及构词即派生新词，也可涉及构形即语法变形。以往研究对普通话及各方言中重叠现象的讨论多关注其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本文以寿阳话为例，考察晋中方言中词的重叠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普通话或某些方言中的重叠，如儿向语中的“车车”“饭饭”，往往带有小量、亲昵或儿童语体色彩，这属于词汇语用层面的现象；而语法层面的重叠，如动词、量词、形容词的构形重叠则具有系统的语法意义。寿阳话中各类重叠呈现出不同于普通话的特点，尤其是在“表小量”方面差异显著。本文基于这一观察，选取寿阳话中有代表性的词类，辨析其构词与构形性质，探讨其句法功能与语法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重叠的分类体系

重叠现象的性质界定是研究的首要问题。曲星竹根据重叠的性质将其明确划分为构词重叠、构形重叠和语用重叠三种类型[1]，并运用标记理论论证了重叠形式相对于基式是有标记项。构词重叠属于词汇学范畴，重叠后形成新的词汇单位，其意义不可从基式直接推导；构形重叠属于语法学范畴，是基式在特定语法条件下的形态变化，产生系统的语法意义。

在区分标准方面，学界逐步形成了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综合判定原则。哈米提·铁木尔提出“普适性”是鉴别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的有效标准，这一原则对鉴别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同样适用。具体而言，构形重叠具有可类推性和系统性的语法意义，而构词重叠则表现为词汇化、固化特征，不具有普遍的类推性。此外，从词法类型来看，形容词的重叠可以分为构形重叠和构词重叠，其重叠形式所表达的程度量特征也体现出系统的差异性。

2.2. 构式语法与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重叠研究

构式语法理论为重叠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重叠式视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关注其整体构式义而非各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加合。有研究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探讨汉语量

词重叠的构式义,认为量词重叠的核心构式义反映了人们的一般认知经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构式义构成了以“家族相似性”为范式的“多”义范畴系统[2]。汉语动词重叠式也被纳入构式语法研究视野,研究者运用“有界 vs 无界”理论、认知心理扫描理论以及构式语法理论,揭示了动词重叠式表示“时量减少”语义的认知构建机制[3]。此外,量词重叠与构式的互动关系也受到关注,研究表明认知主体对意象图式不同成分的突显以及构建情景时不同的扫描方式,导致量词重叠的基本义在构式不同句位产生动态变化。

认知语言学为重叠现象提供了“象似性”这一核心解释原则。数量象似性原则认为,语言形式的复杂度与概念内容的丰富度成正比——重叠作为形式的重复,往往对应着量的增加,如程度加深、复数化、反复性等。这一原则可以解释普通话及多数方言中形容词重叠表程度加强、动词重叠表短时少量等跨语言的普遍倾向。

非范畴化理论也为方言重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Hopper 和 Thompson 提出的非范畴化理论阐释了人类交际与文化沟通的两个基本原则:认知的经济性和感知的世界结构。汉语方言重叠词具有较强的认知显性效应,重叠形式使原本抽象的概念获得具象化的表达。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有学者运用评价理论分析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评价意义,突破了传统的形式-意义对应研究模式。沈家煊则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考察汉语重叠现象,指出重叠作为一种“像似性”语法手段,在不同语言中表现出类型学上的共性与差异。

近年来,汉语重叠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一,名词重叠研究从普通话、方言及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展现了现代汉语名词重叠的研究概况;其二,构词与构形界面的研究日益深入,有学者从韵律形态角度考察汉语方言中丰富的构词和构形现象;其三,重叠的语法化与主观性问题受到关注,如“小小”由构形重叠变为构词重叠并逐渐演化为主观性程度副词的历程,揭示了重叠形式语法化的内在动因;其四,汉语重叠的空间性特质研究指出,重叠的形式表征主要表现了汉语的形式离散性特征,重叠的构词方式则展现了汉语的词构块状性特征。

3. 词的重叠形式及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普通话中词的重叠现象以量词、动词、形容词为典型,重叠后意义发生变化,量词重叠多表“每”,动词重叠表“略微”,形容词重叠表程度加强。寿阳话中这些词类也可重叠,但意义与普通话不尽相同。

3.1. 量词的重叠

1. 重叠形式

朱德熙(1982)认为量词重叠式限于“AA”式,表示周遍义,是“每”“每一”的意思,朱德熙先生认为“一 AA”式不是数词“一”加量词的重叠,而是数量短语“一 A”重叠式的省略[4]。郭继懋(1999)认为普通话量词重叠式除了“AA”式,还有“一 AA”式以及“一 A 一 A”式,表示“周遍”“多”“逐一”等语法意义[5]。量词重叠有三种形式:“AA”式、“一 AA”式、“一 A 一 A”式,如果从共时角度看,它们的用法并不相同,比如“一 A 一 A”可以说成“一 A 又一 A”,“AA”和“一 AA”不能;“AA”不可以说成“AA 地”,但后两者可以,这说明它们可能并不是一种语言现象[6]。寿阳话中量词的“AA”式,如“顿顿”“次次”“回回”,与普通话一致。此外,“一 AA”式更为常见,如“一把把”“一袋袋”“一杯杯”“一趟趟”“一阵阵”“一副副”“一对对”等。

2. 语法意义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量词重叠之后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例:

- (1) 回回说也不改。
- (2) a. 把这橘子给我装一袋袋。

- b. 这一袋袋的都烂了。
- (3) a. 倒一杯杯水过来。
b. 看这一杯杯的都没有喝完。
- (4) a. 看这一对对娃娃，多来好看了。
b. 一对对的都摆在这里。

例(1)中“回回”是动量词重叠,表示的是每次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每次说都没有改正,这种“AA”的重叠形式表示的都是周遍的意思。例(2)中 a 例“一袋袋”表示的就是“一袋”的意思,有“少量”的意思,这句话中的重叠并没有周遍的意思,重叠之后的意义与未重叠之前是一样的; b 例中“一袋袋”表示的是周遍的意思,是“每一袋”,这句话表示“每一袋的东西都烂了”。例(3)中, a 例的“一杯杯”表示的是一杯的意思,这句话是“给我倒一杯水”的意思;而 b 中“一杯杯”是每一杯的意思,有周遍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这里的每一杯水都没有喝完”。例(4)的情况和例(3)是一样的, a 例中的“一对对”是“一对”的意思,意思是“这一对娃娃很漂亮”; b 中“一对对”表示的是“每一对”,意思是“把东西一对一对的摆好”。这两个表示周遍义的“一 AA”形式,必须有副词“都”的参与,且后面大多数没有名词与之组成数量名的形式。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表 1. 量词重叠

重叠形式	意义	频率
“AA”式周遍义	自带周遍义,不依赖“都”	自带周遍义,不依赖“都”(与普通话一致)
“一 AA”式周遍义	可独立表周遍,不强制“都”	必须有“都”配合才能表周遍,否则为普通数量义
量词作定语	相对少见	较为常见

由此来看,寿阳话中“AA”形式的重叠表示的都是周遍义,而“一 AA”式的量词重叠想要表示周遍义,需要有副词“都”的帮助,如果没有“都”那它表示的就是没有重叠之前的意思,比如说“一对对的都摆在这里”这个表示的是周遍,而“一对对的摆在这里”,这个“一对对”表示的就是“一对”的意思,所以“一 AA”形式的重叠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与未重叠之前一样,甚至有一种“少量”的意思在其中,另一种是表示周遍、每一。

构式语法视角对于理解寿阳话量词重叠“一 AA”式的歧义现象具有解释力:“一 AA”式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意义差异,可以视为同一构式在不同语境压制下的语义调适——当“都”进入构式时,构式的整体语义向周遍义倾斜;当“都”缺位时,构式则保留数量义解读。

3.2. 动词的重叠

1. 重叠形式

寿阳话动词重叠主要有“AA”式,如“跑跑”“跳跳”“坐坐”“站站”“走走”“笑笑”“耍耍”,以及“A 一 A”式如“歇一歇”“看一看”。前者是构形重叠,后者是数量短语式的短时体表达。

2. 语法意义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动词重叠之后所表示的语法意义,首先先来看几个例子:

- (5) a. 吃得多了就出去少走走,消化一下。
b. 走吧,一起出去走走吧。

- (6) a. 早点回来, 少耍耍就行。
b. 在家太没意思了, 出的耍耍昂。
- (7) a. 来跟我少坐坐昂么。
b. 累了吧, 来这里歇一歇, 少坐坐。
c. 来, 快来这儿坐坐。——不用我站站就行, 今儿坐了一天嘞。
- (8) a. 这来笑人了, 少笑笑倒行嘞。
b. 不要哭嘞, 快笑笑。

例(5)b中的“走走”, 本身隐含动作的短时、尝试或随意性, 这是动词重叠固有的语法意义; 例(5)a中“少走走”则是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少量”状语, 起强化作用。例(6)b“出的耍耍”中“耍耍”自带短时轻微义; (8)b“快笑笑”同样如此。可见, 寿阳话动词重叠“AA”式本身即蕴含短时、少量或尝试义, “少”“稍微”等状语是语义的增补和强化。例(7)a“少坐坐”在客气语境中小量义被淡化, 属于语用调节, 不改变动词重叠的基本语义。此外, 寿阳话中“A一A”式, 如“歇一歇”也表示短时体, 与“AA”式功能相近, 二者可视为同一语法范畴的不同形式。

3.3. 名词的重叠

1. 性质与形式

寿阳话中名词的重叠现象主要属于构词重叠:

“子缀词”变“AA”式: 普通话中以“子”为后缀的双音节词, 在寿阳话中常以重叠形式出现, 如“柜柜(柜子)”“凳凳(凳子)”“板板(板子)”“箱箱(箱子)”“管管(管子)”“池池(池子)”“垫垫(垫子)”“棍棍(棍子)”“盘盘(盘子)”“碟碟(碟子)”“绳绳(绳子)”“袋袋(袋子)”“杯杯(杯子)”。这类重叠是构词层面的派生, 形成新的名词形式。

“ABB”式: 如“疙瘩瘩(疙瘩)”“板凳凳(板凳)”“水杯杯(水杯)”“面袋袋(面袋)”“跳绳绳(跳绳)”“玉茭茭(玉茭)”。其中“BB”是后缀性重叠成分, 属于附缀构词。

2. 语法意义

同样先来看几个例子,

- (9) 把柜柜也擦一擦。
(10) 把凳凳搬到院子里晒晒。
(11) 给我拿一个面袋袋, 装点玉茭茭。
(12) 你看这绳绳行不行, 不行我再找一根。

例(9)中的“柜柜”就是指“柜子”; 例(10)的“凳凳”即“凳子”; 例(11)的“面袋袋”和“玉茭茭”分别指“面袋”和“玉茭(玉米)”, 例(12)的“绳绳”指的就是“绳子”, 其核心所指并未发生改变。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寿阳话中名词重叠后的语法意义与原名词基本一致, 并未产生新的语法范畴或显著的附加意义。与普通话中名词重叠多表亲昵或小称不同^[7], 寿阳话的名词重叠不带有这种情感色彩或量级特征。它们在句中主要是作为名词性成分使用, 承担主语、宾语等句法角色, 其意义就是原名词的意义, 重叠形式更多的是一种方言习惯用法, 使得表达更具地方口语色彩, 而非通过重叠改变了名词本身的词汇意义或语法功能。例如说“把柜柜擦一擦”和“把柜子擦一擦”在意义上完全等同, 只是“柜柜”更符合寿阳方言的口语表达习惯。这种重叠不表示“小量”, 也不特指“可爱”或“亲近”, 仅仅是名词在方言中的一种常见表现形式。

上述例子中, “柜柜”“凳凳”“面袋袋”“玉茭茭”“绳绳”的意义分别等同于“柜子”“凳子”

“面袋”“玉米”“绳子”，其核心所指未发生改变。与普通话中名词重叠，如儿向语的“车车”“饭饭”表亲昵或小称不同，寿阳话的名词构词重叠不带有情感色彩或量级特征，只是一种方言习惯的派生方式。说“把柜柜擦一擦”和“把柜子擦一擦”意义完全等同，只是“柜柜”更符合寿阳口语。这种重叠不表示“小量”，也不特指“可爱”或“亲近”。

3.4. 形容词的重叠

1. 重叠形式

单音节形容词“AA”式，如“红红”“高高”“短短”、双音节形容词“AABB”式，如“整整齐齐”“明明白白”，这些属于语法变形。

2. 语法意义

(13) a. 这条裙子红红的。

b. 这条裙子红。

(14) a. 你把这个绳子绑得紧紧的。

b. 你把这个绳子绑紧。

(15) 这条路弯弯曲曲的，不好走。

例(13)，(14)中，“红红的”“紧紧的”比“红”“紧”程度更深，属于单音节形容词“AA”式程度加强功能。例(15)“弯弯曲曲”比“弯曲”程度高。由此可见，寿阳话中属于形容词构形重叠的“AA”“AABB”式保留程度加强功能。

寿阳话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反而减弱程度，如“红红”比“红”程度更弱，以及名词重叠不表亲昵或小称等现象，恰恰构成了对数量象似性原则的“反例”，提示我们方言重叠的语义解读还受到区域性认知习惯的深刻制约。

4. 词的重叠形式所表示的句法功能

研究其表示的句法功能，首先分析方言重叠词所作的句法成分，通过不同词类所作的不同句法成分，对比普通话，研究其特点，晋中方言中名词重叠和动词重叠所作的句法成分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别是语法意义的差别。下文将主要探讨量词重叠的晋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句法成分的差别。

在晋中方言中，量词重叠可以作主语、定语、状语等句法成分，而普通话中的量词重叠，如“个个”“次次”，主要作主语和状语，很少作定语。

1. 作主语

量词重叠作主语时，无论是“AA”式还是“一AA”式，都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表示周遍义或者少量，例：

(16) a. 一幅幅都贴在这里。

b. 一幅幅贴在这里。

例(16)a中“一幅幅”作主语，表示“每一幅”；b中“一幅幅”也是主语，但表“某一幅”。作主语时，“一AA”式若要表示周遍义，必须有副词“都”共现。

2. 作定语

量词重叠作定语时，主要修饰后面的名词，表示“每一”的意思。普通话中量词重叠作定语较为少见，而寿阳话中较为常见。例如：

- (17) 顿顿饭都要吃热乎的。
- (18) a. 一袋袋面都长虫了。
b. 一袋袋面放在那里，

例(17)意思是每一顿饭都要吃热的，“顿顿”修饰“饭”做定语。例(18) a 表示每一袋面都生虫了，“一袋袋”做定语修饰“面”，表示周遍义；b 表示一袋面放在那里，这里并没有表示周遍的意思。所以，“一 AA”式作定语时也需要“都”的配合，否则会产生歧义。

3. 作状语

量词重叠作状语时，修饰动词，表示动作的方式或频率，多带有“逐一”“每……都”的意味。普通话中量词重叠作状语较为常见，如“个个争先”，寿阳话中也有类似用法。

- (19) 你次次都迟到。
- (20) 一趟趟都跑空了。

例(19)表示你每次都迟到，“次次”修饰“迟到”，例(20)表示每一趟都白跑了，“一趟趟”修饰“跑空”，均表示动作的周遍性。

此外，寿阳话中名词重叠和动词重叠的句法功能与普通话基本一致。名词重叠，如“柜柜”“凳凳”主要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重叠如“走走”“坐坐”主要作谓语，这一点与普通话无异。二者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语法意义上，而非句法分布上。

将寿阳话与太原话、祁县话进行简要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其重叠特征的独特性。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 2. Shanxi dialect comparison
表 2. 山西方言比较

方言点	量词“一 AA”式是否表少量	动词重叠是否自带少量义	名词重叠是否表亲昵
寿阳话	是(无“都”时)	否	否
太原话	否(只表周遍)	是(同普通话)	部分(如“桌桌”)
祁县话	是(与寿阳类似)	否(需加“一下”)	否

由此可见，寿阳话的“不表小量”特征并非晋中方言的共性，而是呈现内部差异。寿阳、祁县一带更保守，太原受普通话影响较大。

5. 结语

本文以寿阳话为例，考察了晋中方言中词的重叠现象，区分了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重点分析了量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及其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寿阳话量词重叠有“AA”和“一 AA”两种形式。“AA”式始终表示周遍义，与普通话一致；“一 AA”式则存在歧义：当没有副词“都”配合时，其意义与未重叠的量词短语相同，甚至带有“少量”的色彩；当有“都”配合时，则表示周遍义，这一特点与普通话中“一 AA”式主要表示“多”或“逐一”不同。
- 第二，寿阳话动词构形重叠，“AA”式及“A 一 A”式本身隐含短时、少量或尝试义，“少”“稍微”等状语起叠加强化作用，在特定客气语境中，小量义可能被语用淡化。
- 第三，寿阳话名词重叠十分丰富，既有将普通话“子”缀词变为“AA”式的，如“柜柜”，也有将

双音节名词变为“ABB”式的，如“面袋袋”。这些重叠形式并不改变原名词的词汇意义，也不像普通话名词重叠那样表达亲昵或小称，而仅仅是一种方言口语习惯。

第四，在句法功能上，寿阳话名词构词重叠、动词构形重叠与普通话一致；量词构形重叠可作主语、定语、状语，其中“一AA”式作句法成分时对副词“都”有依赖关系，以区分周遍与非周遍义。

综上所述，寿阳话的词重叠现象在形式上与普通话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语法意义上呈现出独特的方言特征：动词重叠虽自带短时少量义，但并无额外“小称”色彩；名词构词重叠不表亲昵；量词重叠的周遍义需“都”协助。这一特点与普通话及其他多数方言中重叠表“小量”“亲切”的倾向形成对比，其深层原因可能与晋中方言的认知习惯和语用策略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曲星竹. 基于标记理论的现代汉语重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2.
- [2] 李文浩. 量词重叠与构式的互动[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 24(3): 354-362.
- [3] 薛荷仙, 钟书能, 陈紫玥. 汉语动词重叠构式研究[J]. 中国外语, 2022, 19(4): 38-45.
- [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郭继懋. 再谈量词重叠形式的语法意义[J]. 汉语学习, 1999(4): 7-10.
- [6] 李康澄, 何山燕. 汉语数量重叠式的历时考察及其类型[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6(5): 125-130.
- [7] 郭正彦. 晋中方言中的特殊语法现象[J]. 语文研究, 1981(1): 134-137.